葵青出芙蓉 棄老鴿換新裝

■芙蓉深得老幼街坊愛戴。 郭芙蓉fb圖片

民記「90後」誓解大白田「三多」 改善配套建無障礙樂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儘管前路有多少險阻，踏出第一步，並堅持走下去，才會有成功的一天。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身為「90後」的民建聯葵青大白田候任議員郭芙蓉，在選舉期間面對的是自1994年一直連任的民主黨區議員徐生雄，最終戰勝對方。郭芙蓉近日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選民願意給年輕人一個機會，反映出他們都渴望社區能「換新裝」，令生活過得更好更有活力。因此，她未來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因應區內「三多」：斜路多、樓梯多、長者多的情況，努力改善區內社區設施及交通配套等問題，將大白田區打造成為「無障礙」社區。

■她未來致力將大白田區打造成為「無障礙」社區。 劉國權 攝

郭芙蓉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新世代」候選人取得亮麗的戰績，標誌着香港政壇將有一番新氣象，而選民願意給年輕人一個機會，更反映出選民渴望社區能「換新裝」，令生活更美好、更具活力。因此，改善區內的交通安排、解決劏房問題等，令社區規劃更趨完善，是她未來4年區議會工作的「重中之重」。

斜路多樓梯多長者多

她指出，大白田選區內有「三多」，分別是斜路多、樓梯多、長者多：由於地形關係，大白田區內「斜路多、樓梯多」，居民由一處到另一處主要依賴公共交通工具。隨意到街上找街坊問一問，相信超過九成以上都會批評區內的交通「千瘡百孔」。

郭芙蓉解釋，區內的巴士路線均從別區繞道而來。由於屬於中途站，每逢上下班時段所有車都會爆滿，街坊根本無法擠上車，被迫要走到總站排隊，造成「門前有站上不得，須走遠路才有車」的現象。就算在非繁忙時段，能夠成功擠上車的，也多數沒有坐位，必須「罰企」到下車為此。隨着區內的私人屋苑相繼入伙，人流更見擠迫，堵車的情況也愈見嚴重。

半山至車站 百級「長命梯」

街坊當然可以選擇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環保」一點，改為徒步前往葵港地鐵站。不過，郭芙蓉指出，由半山走到港鐵站，要通過一條有百多級的長樓梯，「少一點腳骨力都不行。」由於樓梯無蓋，即使在「風光明媚」的日子，外出購物的街坊要走完這百級樓梯已非一件樂事，「相信香港已經甚少無蓋天橋，但大白田區內仍然有兩條之多，打風、下雨時，街坊尚未抵達港鐵站就已經渾身濕透了，這實在很荒謬。」

相對年輕力壯的街坊，這條「長命梯」對長者及年幼學生來說就更苦不堪言。隨着區內人口老化的現象逐步顯現，她認為建構一個「無障礙」社區是刻不容緩的。

她早前就向當局反映，要求在區內加建電動的行人電梯，但對方回覆稱，由構思、規劃、研究、招標、動工等須花約20年，令她不禁咋舌：「人生有幾多個20年？」

倡政府撥50億速建電梯

郭芙蓉坦言，如果該區10年前已經開始討論有關問題，目前的情況就不會如此惡劣。不過，事已至今，光批評並沒有實質作用，需要積極面對並提出解決辦法。她建議特區政府應增撥50億元「上坡改善工程基金」，加快有關項目審核進度，又或將之外判給私人承建商負責，以加快興建行人電梯的速度，讓街坊能夠出入順暢、平安。

■芙蓉冒雨巡區，發現多處亂棄垃圾。郭芙蓉fb圖片

■郭芙蓉指「長命梯」令老幼受苦。 劉國權 攝

女遭抹黑母淚流 堅信有心人要站出來

「烈女」打「虎」

「初生之犢不畏虎。」年輕的郭芙蓉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挑戰民主黨現任資深區議員、在區內「打躉」20年的民主黨「老鴿」徐生雄。選舉期間，郭芙蓉受到對手一浪接一浪的惡意攻擊，由民建聯的整體表現到郭芙蓉本身均成對方針對目標。在選舉期間一直陪伴在愛女身邊的郭媽媽，一度感到心痛落淚。郭芙蓉堅定地說，這些惡性批評，更堅定了母親的信念，就是香港必須有說眞話、幹實事的人，要不怕攻擊，勇敢站出來，香港才會有前途。

誇海口「翻盤」 老鴿被「烤熟」

在區議會選舉前，一直支持違法「佔領」的民主黨，以爲能夠爭取到更多激進青年投他們一票，遂誇下海口聲稱要在葵青區議會「翻盤」。郭芙蓉今年參選的選區大白田，就被列入「翻盤」選區之一，對手則爲民主黨自稱爲「葵青五虎」之一的徐生雄。徐對此一直信心滿滿，聲稱在高投票率下自己可取得4,500票云云。

最後，郭芙蓉以近900票之差擊敗徐生雄，成功「烤老鴿」，更成爲「打虎英雄」。她在訪問中坦言：「這場仗實在不易打，我消瘦了10多磅，面也尖了。」由於選情激烈，她全情投入，以「區」爲家，連與父母相處時間也沒有：「每天回家只沖涼及睡覺，及更換清潔的衣服，與住酒店沒有分別。」

無懼惡言語 扛起港未來

不過，最難受的，是對手經常以不實之事攻擊她。選舉時，父母一直在她身旁打氣。郭母爲愛女被抹黑感到不值，更一度流下眼淚。雖然如此，經過是次選戰，反而更堅定了母親的信念，就是香港必須要有一批不怕惡言惡語的人站出來，說眞話、幹實事，扛起香港社會的未來，香港才會有前途。

郭芙蓉說，由於投票日選情緊張，自己整天沒有進食，只不斷在投票站外與街坊揮手。當天，她家也「全家總動員」齊齊站出來爲她拉票。最後，幸得父母親、義工團隊的支持，自己才得以一直撐下去，並憑着堅毅不屈的勇氣，終贏得街坊的支持，以驕人的成績晉身區議會。這次勝出，郭芙蓉認爲體現了街坊對她的信任，未來4年，自己必定會交出一份滿分的成績表，才足以報答所有支持者的厚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盼入諮詢架構 On call 24小時 全方位為街坊

年僅25歲的郭芙蓉，在香港科技大學修讀工商管理，畢業後放棄從商，轉為落區服務街坊。她在訪問中透露，自幼已喜歡服務社區的工作，包括主動修讀調解員課程，在協助街坊時就更得心應手。年輕人活力充沛，喜作新嘗試，特首梁振英最近提到希望邀請年輕的地區人士參加政府的諮詢組織，她坦言倘有機會，自己願意一試，希望通過不同的渠道，全方位服務街坊。

郭芙蓉18歲就加入民建聯，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黨員，並落區服務街坊。為提高自己服務的質素，她不斷為自己「增值」，包括主動修讀「調解員課程」，令她在處理每個個案時可以更得心應手，也更有效果。

「街站」打入私樓區

根據傳統的「選舉智慧」，「私樓區」是最難開展服務的地區。大白田就屬於私樓區，由50幢私樓組成，單在區內巡一圈已要花上個多小時。郭芙容笑着承認，「私樓區確實很難打。」她剛落區時的首要工作，就是讓街坊認識自己，而唯一的方法就是「街站」。

她說，每天上午7時居民上班前，她都會在街站向路過的街坊打招呼，晚上他們下班回家時再打一次招呼。晚上街站結束後，她會到各大廈列席業主立案法團會議，經常開到凌晨一時許，回到家中還會繼續在WhatsApp接求助個案，稱得上「24小時候命」。

雖然工作排得密密，但郭芙蓉認為這些工作有助她更深入掌握「社區脈搏」，例如列席業主立案法團會議，自己就學習到很多新事物，包括個案處理，及多角度考慮，同時更理解居民面對的問題，從而更準確有效地回應居民的訴求。

今年區議會選舉有不少年輕人勝出，勢為議會帶來新景象。郭芙蓉指，特首早前說過，希望邀請年輕從政人加入各諮詢組織，是一個反映市民訴求的好平台，而自己對房屋及青年人創業等問題特別感興趣，倘有幸獲邀，希望可以加入相關的諮詢委員會，「邊做邊學」，在改善社區發展的同時，也可提升自己的議政能力。

■記者 鄭治組

■芙蓉指打入私樓區的好方法就是「街站」。 郭芙蓉fb圖片

「民記乖仔」勤落區 「斬」民協老將落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現年24歲的民建聯邵天虹，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首次參選便於九龍城馬頭圍選區以2,670票擊敗競逐連任的民協老將莫嘉嫻，是建制力量另一顆閃亮新星。對於邵天虹的年輕優勢，莫嘉嫻日前總結選舉結果時形容邵天虹是「男小花」，不甘自己被指老要讓位。邵天虹則強調，年輕在社區有優勢，但非勝選關鍵，地區服務勤力才最重要。

民協資深區議員莫嘉嫻從1999年起，連續4屆當選九龍城馬頭圍區議員，今次以45票之差落敗。她近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選前評估自己有優勢，但結果「意想不到」，「有點像馮檢基被（民建聯/工聯會的）『小花』陳穎欣擊敗，我的對手（邵天虹）就是一個『男小花』。」她形容，邵天虹像「鄰家男孩」，是婆婆眼中的「乖仔」，能吸引不少選民支持。

莫嘉嫻認聯繫工作不足

莫嘉嫻雖承認自己聯繫選民工作不足是落選原因，但又將責任推到是邵天虹資源比她多，「蛇齋餅粽威力真的很大」，又聲稱邵天虹是「以禮物換取人心」。

她續稱，邵天虹由始至終都沒有攻擊她沒有做好地區服務，因為這「的確不成立」，但又稱邵天虹常在地區指她做了十多年地區工作應讓位予年輕人的說法「不公道」。她稱，自己27歲開始做區議員，慨嘆人生最黃金的時間花在社區，現時卻被指年紀大應該退下，不甘被指老。不過她又謂，落選可照顧孩子，陪伴成長，對她而言落選也有「賺」。至於4年後會否捲土重來，她則要和家人商量。

邵天虹在同一訪問中則強調，自己年輕並非勝出關鍵，勤力做地區服務才最重要。「年輕是我的其中一個特質，但一定不會是令我勝選的原因，我沒有家庭負擔，落區時間多，很多街坊都會感到親切，特別係年長街坊都會叫我做『虹仔』，覺得我像『孫仔』。」他坦言，相對一個長者人口較多的社區而言，這個形象會有優勢。未來4年，他會盡力在社區服務，長遠會否持續參選則太長遠，會見步行步。

邵天虹在內地出生，兩歲來港。他在訪問中形容，自己是土生土長香港人，在高考後參加民建聯的實習計劃，隨後加入民建聯。他在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就讀期間，他的部分同學與他政見不同而對他有意見，「激進的同學可能心底不太喜歡你，甚至歧視自己。」他認為，政治只是生命裡的一個部分，實毋須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搞到「你死我活」。

其中一個與他政見不同的同學、「新民主同盟」黎銘澤，今年在西貢軍寶選區勝出。邵天虹坦言和對方不熟悉，估計對方也避忌和他混熟，避免被指「染紅」。他認為，有人覺得加入建制政黨一定被「染紅」，但他認為香港無可能不被染紅，並反問香港是否能與內地的生活與文化完全割裂。